



大学者随笔书系



王统照

王统照是以追求“美”和“爱”理想而步入文坛的。他认为人生应该美化，美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生命。他的随笔记录着他对美的人生的追求脚步。

》》

书香门第

Wangtongzhao Suibi

王统照随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67.1/300

:5

2009

书香门第

王统照随笔

Wangtongzhao Suibi

SHUXIANG MENDI

王统照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香门第 王统照随笔/王统照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4831-0

I. 书…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289 号

书 名: 书香门第 王统照随笔

著作责任者: 王统照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4831-0/G · 2570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193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花飛已底急老去怨春色可惜歡娛地都
 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忘詩此意
 陶潛得五生後汝即
 二山軒字謹齋
 克家補歷
 錄杜少陵詩
 意

人 间 片 云

- 003 片云四则
- 012 阴雨的夏日之晨
- 016 “血梯”
- 019 烈风雷雨
- 021 林语
- 025 小卖所中的氛围
- 030 青纱帐
- 033 蜀黍
- 036 火星
- 041 湖滨之夜
- 047 夜行
- 049 回声
- 052 失业者之歌

说 事 忆 人

- 061 生活的对照
- 064 夜话
- 071 听潮梦语
- 074 去来今
- 078 追念同轩老人

Contents

- 082 “幸福”的寻求
085 酒与水
087 不易安眠
089 渐渐感着夜寒了
091 “五四”之日

旅痕处处

- 103 青岛素描
114 吉刹
——姑苏游痕之一
117 荷兰鸿爪(节选)
150 卢沟晓月
154 旅途
161 华侨教育之一斑
165 “拉荒”
178 三位黑衣僧
187 厨子的学校
193 工人与建筑师

附 录

- 201 独木舟
203 旅梦
205 他也有自己的国土
209 水城
——纪威尼斯市之游
214 街心的舞蹈
217 雪莱墓上
221 九月风
——波兰原野的黎明中
224 船行南海中见海燕
225 三月十九夜
226 自哥伦布寄
227 船行印度洋望月
228 经锡兰岛航行三日至孟买城
233 舟行红海中纪感
236 自日内瓦寄
237 日内瓦湖畔公园
238 丽芒湖畔寄仲舒
239 自罗马寄
240 四月十六日夜中不寐
241 雪莱墓上

人 间 片 云

>>>  书 香 门 第 >>> 书 香 门 第 >>> 书 香 门 第

片云四则

在春日中，我曾随意写了些故事（因为我自信不是短篇小说），人事匆匆，便弃掷在书堆里。这些日子，我又从书中检出。偶在窗前的绿荫下重阅一过，自己以为尚有点兴趣。恰值一阵凉风吹过，空中的片片的白云合了起来，便渐渐地落了几个雨点，我想这些零碎写的东西，也如在不意中的片云的集合一般，所以随手题上这两个字在前面。本来这几篇故事，我无意发表的，但为了《旬刊》的稿件关系，不能躲懒，便匆匆付印出。这类东西，说不到著作上去；即偶有些许的启发人的情趣的地方，但既少强力的表现，更没有深沉的情绪，不过我直诉我愿写的话而已。

然而片云或许有一个晶莹的雨点，落到田畦中，可以润湿一撮的沙土，虽然我并未作是想。

“嫩芽的欲望是为了夜和露，而灿开的花儿却为光明的自由而喊呼呢。”轻飘飘的片云，怕只能落几滴露珠在小草上呵！

跌跤

圆月的银辉，从青阔无际的大圆镜中泻流下来，照在蒙茸的草地上，小小的园林，微微振动的叶影中间，浮现着幽玄静穆的夜色，慕玄一个人穿了短衣在樱桃树下来回散步。那时园林外的夜潮澎湃，时时如喊叫般的撞打海岸。

这是他家的一所别墅，每逢夏日慕玄总是在此间消磨他的十余日的从世间偷来的光阴。别墅距海岸最近，建于T港的市外。本来这地方的所在，是平治成的山腰，园林也是由斜坡上立起。内有二层小楼一座，每在朝日初出，或晚霞幻出金紫的色彩照耀到海面上时，他往往带了一本书倚楼远望，便可以看到碧蓝相映的海波上轻浮着袅娜的白帆远向天际而去，在这时候，他就悠然想到一切……其实这一切中包含的是甚么，他自己说不出，而且他也没有告诉过别人。

在静夜的明月的圆姿照彻之下，能使人联想到无端的思与事实。这时月儿正明，挂在中天，他小步迟回，听了一回音乐般的鸣涛，想了一回古今咏月的名句。而飞的不知名的小虫嗡嗡的却时来打断他的幽思，他并不挥去它们。飞虫来了，他就走向那边去，但不知趣的小虫多，却煞是作怪，他走到那里，它们继续着叫出很令人烦厌的声音，只是随在他的左右。于是他穿过樱桃树丛到凉亭上，到小小的水池边，但这些欺生的小敌人，老是苦苦穷追。他走急了。雨后的池边青草与软泥都是滑滑的，他转过去，不留心一交便滑倒了，幸而有铁栏绕着，没有栽到水里去。

坐在润湿的草地上，且不起来，看着月光下潋潋的水波发呆，可是这时小飞虫一个也没有了，他却没有觉得出来。

这是他所想的，“庸若前几天来信告诉我说：人生是要跌跤的，我觉得他是同我说玩话；再不然就是随意闲谈，这回我才知道人究竟是要跌跤的。……”于是他便连续着想起无许的事来。觉得胸口很灼热，好像有无数的话在里边冲撞着要说出来。微风振动树叶，青草里的一阵阵蛙鸣，也都像催他去说出来一般。但他孤寂地一个人住在这个别墅里向

谁说呢？

他再忍耐不住了，起来也不顾身上有没有污泥；也不再怕飞虫在身边飞鸣，一口气跑到小楼上的廊檐下，取过一支用翎管削成的笔尖，蘸着自己用紫玫瑰作成的墨水，便在极白的笔记册上写下。月色正明，楼又在高处，所以虽不是十分清楚，却还辨清字迹。他便写道：

我既为人，就是跌到网里来了。——但这些网，却不是空用“尘网”两个空洞的字所能包括的。这些网种种不一：有的是柔软的线丝结成的；有的是钢条结成的；有的是用五色璎珞夜光珠宝缀成；有的却又是用破的绳头，碎的竹片，补成的；也有用荆棘的针刺连成；用幻术的火焰照成。……但勿论谁，却终须将他的体魄与灵魂的全部，跌到说不清的网的一个中去。

他写到这里自己点了点头。

他们为什么要跌入？为甚么不在网外逍遥？却谁也不知道。只有业力的主人，在冥冥的暗窟，向他们微笑。又或者他们起初都愿跌到柔嫩的丝网中去，甜香的满涂了蜜的网中去，但当他们从天使的翼下，顺着天风闭了眼睛，往下跌去的时候，却一任命运为他们的支配者。无量的网，发出来的声，色，香，味，在大空中弥布着，专等候它们盲目的主人的归来。不过这些网终是平列着的，人们既堕入之后，也可出此入彼，但每个人是很少数再有这样重跌一跤的本领了。因为既是很深，而且各有它们特殊的魔力与厉害，能够将每个人的体魄，灵魂，在其中消净一切。于是一个人的生，在每个网里便足以消磨其悠悠的岁月了。

这时月光斜射，却正好将饱满的光线满射在洁白的纸上，他写的便更有兴致。

我曾经作过一个极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白发婆婆的老婆婆，她拄了橡木的拐杖，立一条碧波溪上。她告诉我她曾在深深的渊里，拾过珍珠，而且这些珍珠，都是她曾经吃过的，甜得比烧熟的甘

栗还好吃。……如今想来，这深深的渊，或者就是许多网的一个。那些珍珠，却不知给了那位老婆婆一些的甚么受用？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但我深深地信而不疑。又有一次：我在嵩峰山中旅行，因为宿于一所古庙中，认识了一位道士。——我至今还记得他的面貌，虽是在七八年以前，记得我当初上削刃岩时，头一个遇见的就是他。他头一句话问我：“你是十几岁的童子，不在网里乱撞，却跑到网外来吗？”我当时很生气，以为他侮辱我是鱼。但因为身边带了一把铁柄的木铲，正在寺门前大松树下锄草，我不得不将少年的盛气压下，没有理他。……那晚上风声雨声很大，我住在他的寺中，在吕仙的泥像之下。他说：“人横竖得在网里，正如你那猜想的鱼一般。我是从苦恼的网中逃出来的。”他还说“到如今那个已经过去的网的影子，还在他身后呢。……”这都是如同梦话般的奇怪，可是因为庸若跌跤的话，使我都记起了。也许梦幻的构成，比实境真确些。……跌跤终是不能免的。

他写到这里却猛然记起一点事来，便只写下下面这一句：

我现在也已跌了一跤，究竟是跌到那个网里去了？

他想再继续写，但不知为甚么心底上沉沉地不知从何写起？而将过去的一层层影事全提过来，充满了在这一刹那的思域。他不觉得将圆管的笔尖，向纸上画了一道横线，随着吐了口闷气，立起来。这时他方觉得左股上微微地痛楚。

债

珑妹最怕我索债，因为她欠我的债很多，不过不是金子罢了。如铅笔，画片的赠送，如诗与书籍的讲解，如最好的香茗的享受类此的事。她

是我的小表妹，最喜欢说笑话，每见我总是没有闭口的时候。我因此却更有许多索债的机会了。但她总是说没有法子，因为她还年轻，没有东西赠我，以及给我讲解诗书的能力。

有一天：我们又遇到了，在我家那个橡林中。因为这所林子，是很大而且茂盛，每当夏日，我家中的人同了亲戚们，往往去到橡荫下喝茶避暑。那时我正好由外边回来，天气热得厉害，每在午饭时，葛布的衫子，都为汗珠湿透。于是这日的过午，我们一大群人便说笑着从家中到橡林中去。

恰好珑妹同了她的姐姐，与她的女友翼珠，都来我们家中，那自然便一同去了。

果然到了橡林中之后，微风习习，将骄阳的热威逐去。我那时说话最多，因为初从外边回来，当然有的编说。甚么地方的风景美丽，甚么地方的男女服装，都成了谈话的资料。但时候多了，我觉得有点词穷。回头过去，看见珑侧着一双圆髻儿，正听得有趣。我便寻得新资料了，很郑重地向她道：

“日子又不少了，还不还我一点？”

她怔怔地不知我说的甚么。她的姐姐却微笑道：“二哥问你要还债了，看你怎么办。”她真的方才明白又是旧话重提。她的口齿很伶敏，便道：

“二哥自己也不害羞！老是向人要债，欠甚么呢？……有凭据没有？”

我的妹妹淑如在一边用扇子打了她一下道：

“你好厉害，大姐姐！今天要是小珑不还哥哥的债，我们也饶不了她！……”珑同时一阵附和的笑声。

珑这时不抵赖了，但道：“好吧……但我凭甚么还呢？我又不会讲书，又不会作词，更是可怜，我又不会画张画，怎么办呢？”她正自踌躇着，她的姐姐一眼看见翼珠坐在小椅上很安闲的打线袋，便丢了个眼色向灵，灵即刻知道了，便立起来拍着小手道：

“我有了法子可以还债了。二哥以前给我讲的书以及为我买的東西，我差不多都同翼珠讲过，分赠过。现在呢，只要翼珠妹还吧。我可脱却了债务的干系了。”

翼珠向来不肯多说话，但这时也将线袋丢过一边，向玢道：“也不错，可照你所说，我可以还密司忒王的债，但你须知道我只是向你欠债；并不曾欠下密司忒王一点儿。我过日还同你算不清的账呢。就使我还你……”

别的人又都笑了。

玢真的着急，便用照常亲密的态度，拉了翼珠的双手道：“好啊，别人不说，你也会欺负我！你到底好意思不还我债？……”

“还是还的，你就将我所还你的全个儿送去还密司忒王吗？”

灵喜的跳了起来，回头向我们道：“有了还的了，翼珠拿甚么，我拿甚么还二哥……好吗？”

但翼珠慢慢地分着玢的额发道：“不过我要还你一下打呢？——不就拿东西还你之后，还在你的小嘴唇上拧一把呢？”

这句话没完，满林子都是笑声，我也几乎因此将一口茶喷在地上。玢却鼓着气红的腮帮，不言语了。及至我们走时，她又和她那好朋友携着手儿去打未成熟的枣子吃。

夕阳影里我们一群人陆续地由林中归来，各人都用扇子遮着犹有余热的阳光。我同玢的姐姐走在前面。踏过了清溪的木桥到人家的苇篱的前面立住。她喟然道：

“你听见玢与翼珠说些有趣的小孩子话，但实在是这样。一个人欠一个人的债务，别人总不能代偿还的。即便代偿时，也是不合适而且办不到。”她说到这里，向我如分外注意以下的三个字似的，点点头道：

“你信吗？”

我望着她持纨扇的右手上的皮肤内的微青色的细血管，想了一会，便只答应了个“是”字。

初恋

云朋是我们的同人中一个最善于谈话的，不仅是他的口齿有特别宜于密谈的声调，而且因为他谈到一切事上，都令人思念不置，但是他的谈兴向来是很短促的。

一天我同了一位女友，还有他到翠微峰上去逛。晴明的秋日，半山腰中有三五棵绛红的枫树点染着，令人感到冥漠的秋之悲感！翠微峰的后山涧旁的碎石上，满长了层层嫩绿的苔藓。我们由城中出来，并不觉疲乏，坐在石上听细流潺湲，各人都不说话。那位女友，将裙子提起，弯身在水面上洗手巾，正在洗的时间中，她不知想些甚么，手里松了一松，恰好上流被急水冲下一块五色鹅卵石来，刷的一响，就将她那条白底碧花的丝巾随了下水流，漂了下去。她惊诧了一声，只看着它从碎石砌成的水径斜流下峡谷中去。我也来不及去为她取回，便道：“这条不舍昼夜的细流，每每的诱人来听，这回却将丝巾来引诱去了……可惜！”她不言语，只惘惘地起立，又复坐下！

云朋似乎如没有看见一般的慢吞吞地道：

“去了倒好，永久留下个念想还不好吗？”

那位女朋友向来是有种特别性质的，凡是她用的物件，与她日日作为伴侣的物件，譬如一枝铅笔，头发上的一只压发，领扣的结子，若偶然丢失了，她便闷闷不乐，现在见云朋如无事人一般的说这种不关痛痒的话，便冷冷地笑了一声，然而目注着急迅下水流的水，却几乎没有滴出泪来。

云朋便继续道：“这类事正是多呢，一不注意，便永逝而不返了，只留下旧日的回想，虽是悲伤有在心头——自然是女性特别所赋有的——而可以时时将此趣味提起，使得她能有永久精神上的系念！世间的事，那桩曾是永驻的，那一事不是常常从我们温暖的心房中，难以防备地破壁飞去。但只求得去后的心房尚留存下温热的不尽之感，这便是无量的

幸福了！不然，果使你的心房常常被快乐所充满，你永不会尝到由悲哀的丝巾，发出来的异味……”

我那位善于感动的女友，这回把以前的怅惘，已似减轻了些，便低着头道：“云朋先生说话也未免过于高超，究竟谁是愿意这样的。第一次的经验常常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譬如这条丝巾，我并不特别的疼爱它，只是从三年前一位友人远远的送与我，忽然失去，焉得不……”她说话时一边用手在水中弄着石子。

云朋很高兴地立了起来道：“可又来，第一次的经验的留痕，若不是将做成经验的东西失掉，你怎么觉得出伤感来？”

我这时越听云朋说的奇妙，却越发糊涂了，便插上一句：“你这些话成了哲学上的抽象论了，我简直不懂，请你举出一个最显明的例子来。”

云朋绝不迟疑地向我笑了一笑，却走到那面的矮松中高声道：“例子吗？你知道的，例如回思过去的‘初恋’。”他便掉过头去看山缺处半落的夕阳，不再言语。

她骤然将手由水中抬起，看了我一眼，我便低下头去。

一时只有时缓时急，流在石径中的水声，如戛玉般的鸣着。

三弦的余音

正在一个大雪的冬夜里，我从外城的友人的酒宴上回来。广大的通衢，在平常是如何的热闹，但这时除了偶然看到两三个鹄立在惨白的灯光下的黄衣警察以外，就只看见到处都是银光闪烁，而且空中正飞落得有致。我步行走过虎坊桥，心上被热酒激荡着也不觉冷，却将外套搭在左臂上转了几个小巷走入一条夹道里。却忽然听得墙的那边有种弹三弦的梆东的声音，虽是凄沉不扬，却还是有腔调的。

及至我走上前去在黑影里借着雪光映着看时，却正是两个人并肩慢